



#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XX卷 第X期





# 河北考古

## 重要发现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编著

1949~2009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河北考古重要发现: 1949~200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3-025889-2

I. 河… II. 河… III. 考古发现—河北省—1949~2009 IV. K8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97110号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深圳中华商务安全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 889×1194 1/16  
2009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3.75  
印数: 1—1 500 字数: 684 000

定价: 3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 《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

##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张立方

副主任 谢 飞 韩立森

顾 问 郑绍宗 郭瑞海 曹 凯 任亚珊 石永士 孟繁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会民 王银行 刘连强 刘智敏 李英弟 张文瑞

张立方 张春长 侣庆祺 金 岚 郝建文 胡金华

段宏振 贾金标 徐海峰 徐雅琳 高建强 郭太原

韩立森 谢 飞 雷建红 魏振军

统 筹 金 岚 郭太原

主 编 韩立森

副主编 段宏振

## 分段主编

● 旧石器时代考古

刘连强

● 新石器时代考古

段宏振

● 夏商周考古

徐海峰

● 秦汉考古

张春长

● 魏晋南北朝考古

雷建红

● 隋唐五代考古

贾金标

● 宋辽金元明考古

韩立森





8月刚过，9月初，宋小军受韩立森之托，将《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的复印件送到我面前。去年11月底，韩立森就要我为这书写序，我顺口答应了。今大致看了这《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思绪翩翩，实难以理出个头绪，感于即将付梓的压力，只得强压那乱舞的思绪，开始写了起来。

### 一、《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证实了河北考古自1949年至今这60年已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其一，河北考古工作，虽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但至1949年，仅在诸如燕下都这样的个别遗址做过一些考古工作。现在这书集出的做过考古工作的遗址就达88处，其年代上起旧石器时代早期，下迄明代，基本无缺环。如果再收集那些本书未收集而已做过相当考古工作的遗址，无疑，埋藏于地下而通过考古工作揭示出来的那本河北史书，就基本上展示在我们的眼前。

其二，这一巨变，可大致以1978年为界，区分为两个阶段。这一巨变基本上是后一阶段出现的，但和1949年以前相比，前一阶段出现的变化亦具有根本的意义。

### 二、关于应怎样释读埋藏于河北地下这本书的问题

其一，从地理上看，一是需将北京和天津囊括其中；二是当知河北地处华北大平原北部，东濒渤海及与山东为邻，东北翻过燕山山脉，与东北平原相接，北跨入内蒙古高原南缘，西越过太行山，可通黄土高原，南跨过漳河与河南省相连。观察河北历史与文化之时，我们心中应有这地理格局。

其二，从文化上看，一是河北存在着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其地当属人类起源地区之列；二是这里当是旧石器时代文化转化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原生地区，又是外来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移植区；三是这里既存在渔猎—采集型和农业型两类新石器时代文化，又存在农业型和牧业型这两种文明；四是先商文化生育于此，在夏商及西周三代，河北既存在着商、周文明，又存在着其他文明。发育于河北的商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发展中起过承前启后的无可替代的显赫作用，西周实行封建制，于河北将其部分不同考古学文化居民纳于其政治统治之中；五是东周时，燕赵称雄河北，但与其同时共生于河北者，还有其他考古学文化居民，战国晚期，燕国将其势力扩张到了东北，这为秦汉将东北纳入中央集权的帝国统一的政治版图，打了前哨战，奠定了基础；六是自秦汉始，中国结束了王国时代，进入了帝国时代。河北自这时期开始，便同中华帝国同呼吸、共命运。这个帝国有分有合，分时追求合，文

化与政治的道路，错综复杂、曲折迂回，但从历史长河来看，其凝聚力则是愈益增强。同时，无论是统一政权，还是诸割据政权都容纳了同一文化不同类型或不同文化的族群。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自秦汉帝国始，中国便进入了政治一统、文化多元的时代。

可见，河北也基本上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自商代以前是文化多元一体的时代，西周实行封建，在一定地区开始将不同文化的族群纳入其封建政治统治之中，自秦汉始，便进入政治一统、文化多元的时代。还应指出的是，河北大地发育过自己的文化，又成长出过自己的文明，同时，即便在自己的文化与文明成长时期，这里的文化与文明均是多元格局，而自西周以后，初虽有于河北成长起来的商文化参与其中，但河北基本上已成了单纯的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争夺与融合的地区。这是河北历史的实际，我们应从这一认识释读河北的历史，也就是据苏秉琦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去探索研究河北的历史。

### 三、考古报告的编写。仍有待努力

河北是出版考古报告比较多的省份之一。从当前全国考古形势来看，研究的规模与速度，滞后于考古报告出版的规模与速度，而后者又远远落后于田野考古的规模与速度。无论就河北已实际做过田野考古与考古报告及研究的关系来看，还是就这本《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著作所选择的已做过考古发掘的88处遗址与墓地来看，都可以看出，上述全国考古形势，也是河北考古的格局。河北的情形，也当在我们概括的全国形势之中。我希望河北能改变这个格局。同时应首先特别指出的是，本人曾和孔哲生在河北蔚县共同主持过几年的考古工作，今距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已20余年，除发表几篇《简报》外，正式《报告》至今仍只有一个初稿。这是我们欠的债。我讲过“考古发掘不写报告，是花钱买破坏，比盗墓贼还坏”。《蔚县考古报告》未出版之前，这话也适合于我。

是以为序。

張忠培

2009年9月8日于小石桥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河北考古界同仁编写了《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一书，展现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河北考古的重要发现和丰硕成果，内容丰富多彩。全书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七个阶段，对每个阶段分别予以介绍。每个阶段分综述和重点遗址介绍。综述是叙述本阶段的考古发现和成果，并展望今后的工作；然后逐项介绍重点遗址，图文并茂。既注重学术性，又兼顾普及性，每篇综述有详细注解，便于读者检索和研究。这是本书的特点和优点。

新中国成立前，河北的考古发现屈指可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的建设，考古工作得到迅速发展，60年来取得众多重要发现和成果，以近30年尤为显著。旧石器时代考古以泥河湾旧石器文化遗址为代表，近些年来的研究，对其早期至晚期的面貌和文化序列已基本清晰。新石器文化主要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区、燕山南北地区、冀西北地区。20世纪70年代中期发现的磁山文化，确立其早于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项突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水南庄头遗址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的发现，是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又一突破，对这类遗存还需进一步系统工作。近年在冀中地区发现的北福地一期文化，有其地域性特点，值得进一步研究。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区仰韶文化时期主要有后岗一期文化和大司空文化。燕山南北地区主要有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冀西北地区有庙底沟文化。这说明各自的区系不同。夏商周时期的考古发现主要在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区和燕山南北地区，夏时期前者主要是下七垣文化，应属先商文化，后者主要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值得提出的是最近在磁县南城遗址发掘的先商墓地，是南水北调工程中的考古成果。商代文化有著名的藁城台西遗址。邢台地区商代遗址的发现，为商王祖乙迁邢提供了重要线索。西周时期在元氏西张村西周墓地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了邢侯与戎作战和与鞮軫国的关系，使人们知道了軫国的存在。邢台地区也是西周时邢国的始封地。在南水北调工作中发掘的唐县南放水遗址是一处丰富的西周遗存。东周时期河北是燕赵两大国的所在地，燕下都城址，赵都邯郸城址及中山国灵寿城址，都是著名的都城遗址，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工作还是长期的。这时期已发掘的重要墓葬有中山国王陵、燕下都九女台16号墓、赵王陵的陪葬墓等，更重要的是今后对这些陵墓区的保护工作。秦汉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首推秦皇岛大型秦代建筑基址，应是秦“行宫”遗迹。汉代考古主要是对墓葬的发掘，著名的有满城中山王刘胜夫妇墓、鹿泉常山王墓、定州150号墓、安平壁画墓、望都壁画墓等。定县三盘山122号墓，是这次公布的新资料，应是刘胜之后的中山王墓。这时期城址的

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做得较少，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魏晋南北朝考古中邺城遗址是这时期的重要都城遗址，已基本了解其平面布局，并对朱明门、寺庙（含塔基）等遗迹进行了重点发掘，今后需有计划、有步骤的长期工作。这时期的墓葬主要发现的是北朝墓，邺城遗址西北今磁县境内，是东魏北齐的王陵区，已发现墓葬至少123座。发掘的有东魏茹茹公主墓、北齐高润墓、湾漳墓等，其中均有精美的壁画。南水北调工程中发掘的东魏皇族元祐墓，进一步明确了东魏王陵区的茔域。此外，还有景县封氏、高氏墓群，无极甄氏墓群和赞皇李宗希墓等。这时期的峰峰响堂山石窟、涉县娲皇宫石窟都是著名的佛教遗存，在北响堂山的常乐寺遗址、曲阳修德寺遗址也均有重要的发现。隋唐五代考古，在内丘、临城和邢台市区对邢窑的调查发现，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重要发现，以细白瓷、唐三彩著称。井陉窑也是近年来的新发现，年代从唐至宋金，有较为完整的作坊和窑炉。五代时期以曲阳后梁龙德三年（公元923年）王处直墓最为重要，其石浮雕和壁画均有很高水平，其水墨山水画，在美术史上有重要意义。宋辽金元明的考古工作中，元中都遗址的发掘是一项重要工作，今后还需进一步工作。在瓷窑址方面，对定窑、磁州窑的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井陉柿庄宋代壁画墓的发掘，宣化下八里辽代壁画墓的发掘，也是这时期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宋代定州静志寺塔基、净众院塔基出有壁画和大批珍贵文物，其中一批北宋早期定窑瓷器，弥足珍贵。以上简略叙述，足以说明河北考古的重要性，以及河北在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地位。

当前，南水北调工程的田野工作虽接近完成，但大量的室内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急需完成。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还在继续进行，过去积压的考古报告尚需抓紧编写。今后工作更是任重而道远，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以区系理论为指导，以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具体实践，推进考古学科的发展。除大量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外，还需适当地进行主动发掘工作，以利学科发展。在实际工作中出成果，出人才，提高田野工作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以期取得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徐光冀

2009年11月6日



河北地处华北平原北部，东临渤海，西倚太行，内跨中原，外控朔漠，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宜于农作，最适合人类的活动和居住。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使河北在中国历史上从原始社会至近现代一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之一，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化财富和丰富的文物资源。数以万计的文化遗址和历史文化遗物，历经沧桑而延绵不绝，文明之光璀璨夺目，为古老的燕赵大地增添了亮丽的色彩。泥河湾盆地作为河北旧石器考古的中心，是可以与东非奥杜威大峡谷相媲美的旧石器考古圣地。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在这里劳动、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这里是研究华北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连承中原和北方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原通往北方地区的重要通道，所以文化、生态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在本区域发现的南庄头遗址、磁山遗址、北福地遗址及其他大量的仰韶、龙山时代遗址中有突出的表现。夏商周时代遗存分布南北，葛家庄遗址、北放水遗址、南城墓地等历史文化遗存揭示着商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台西遗址、定州方国墓地、邢墟、邢侯墓地等展现了商周文明的繁荣。春秋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中的燕赵、神秘的中山彰显着东周文明的灿烂和雄浑。河北在汉代以前各个领域扮演了历史的重要角色，有“黄河如带，五岳俱朝”之誉。汉代及其以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这里或立都或设置郡县，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许多古代文化遗存与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变革和事件相关，从各族豪强、贵族地方割据政权的相继建立和更替，社会动荡，战乱不已，到民族的迁徙融合，在既往的考古发掘成果中均有所体现。三国南北朝时期的邺城又成为“百隧毂击，连轳万贯”的重要政治经济都会和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唐五代以后，虽然国家经济中心南移，河北仍是全国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地区之一，在河北发现的邢、定、磁州等几大著名窑址代表了当时瓷器发展的最高峰。至元、明、清三代，河北一直是畿辅重地。河北历史源远流长，连绵不绝，留下了不计其数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可以说这里是一个承载了中国历史的文物宝库。保护、研究和利用好这些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资源，是我们的历史责任。





河北是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开展最早的地区之一。河北的文物工作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但是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开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河北省成立了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并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行了大规模的文物调查和发掘工作，调查和发掘了磁县讲武城，邯郸百家村、涧沟、龟台、赵王城，武安赵窑，永年台口，邢台曹演庄、南大郭、贾村、尹郭村、东先贤、西关外、南大汪、东董村、石家庄张耳墓，定州汉墓，景县高氏墓群，曲阳修德寺，井陉柿庄宋墓等遗址和墓群，使人们对河北的地下文物的分布、特征、价值有了初步的认识。一些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涧沟、龟台等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人的源流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信息。曹演庄、南大郭、贾村、尹郭村、东先贤、西关外、南大汪、东董村等遗址对研究“祖乙迁邢”、西周邢国的历史和文化等意义重大，研究成果在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武安发现了著名的磁山遗址，磁山遗址的发现为认识7000~9000年前中原地区古人生产、生活及社会状况提供了重要的时区资料，对研究中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还发掘了著名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战国中山国国王墓葬、满城中山王墓、燕下都遗址、中山灵寿故城遗址、蔚县三关遗址、元氏西张村西周墓地、赞皇南邢郭李希宗墓、平山北齐崔昂墓等。战国中山国国王墓葬、满城中山王墓葬是20世纪我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大量精美文物的出土昭示了当时的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水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具有神秘色彩的战国中山王陵的发掘，出土了大批精美的文物如错金兆域图版、错金银龙凤案、铁足大鼎、十五连枝灯、铜双翼神兽、山字形器等。满城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的发掘，出土了精美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错金银鸟篆纹壶等珍贵文物，反映了汉代文明的博大精深，对研究汉代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价值。这些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在全国曾产生很大影响，大大推进了河北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本地区的考古工作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泥河湾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发掘了南庄头遗址、永年石北口新石器时代遗址、西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哑叭庄遗址、北戴河秦行宫遗址、湾漳壁画墓等；瓷窑考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掘了磁州窑、邢窑、定窑等窑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瓷器。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考古工作的重点转向配合国家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发现了一批重要的遗址和墓群。如北福地遗址、阳原姜家梁新石器时代墓地、邢台南小汪遗址、葛家庄遗址、东先贤遗址、定州北庄子商代墓地、鹿泉高庄常山王墓、邺城遗址、磁县北朝墓群、曲阳王处直墓、宣化辽墓群、井陉窑、石家庄后太保史天泽墓、元中都遗址、梳妆楼墓地等遗址和墓葬，出土了大量精美而珍贵的文物，为河北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北戴河秦行宫遗址、宣化辽墓、定州北庄子商代方国墓地、元中都遗址、泥河湾于家沟遗址、北福地遗址、磁县北朝皇族墓地的发现被国家文物局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上述诸项考古发现只是60年来河北考古成果的一部分，但集中体现了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文物方针和政策指引下，河北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共同努力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取得的伟大成就，也展现了河北的考古工作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要求，文物考古事业也面临新的挑战 and 机遇。河北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中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连接了中原和北方地区，是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前沿地带，对于研究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国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对我省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来说，要充分利用这个优势，加强探索和研究，使河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有一个新的突破。

加强学术观念和课题意识是深化学术研究的前提，加强对外学术研究协作和科研项目合作是提高单位总体科研水平和科研实力的催化剂，因此文物工作必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注重人才培养，树立课题意识，重视现代科技手段在考古学研究和保护中的应用，加强和国内外学术团体的多方合作，开展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工作，不断提高文物考古工作的科技含量。历史总是在发展，人类社会也在不断

进步，尤其是现代技术日新月异，因此我们必须紧跟时代脉搏，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只有这样才能使我省的文物考古工作更上一层楼。

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来临之际，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纂这本《河北考古重要发现（1949~2009）》，一方面是具体展现河北几代考古人所取得的考古成果，另一方面也鞭策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要发扬老一辈考古学家的优良传统，增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加自觉地做好祖国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工作。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张之' followed by a surname character.

2009年11月6日



Hebei is one of the earliest areas that our country carries out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in Hebei started from the 1920s, but the large-scale archaeological work was carried out after the founding of PRC. In the early 1950s, the cultural relics work team of Hebei Bureau of Culture was founded, and they carried out large-scale cultural relics investigation and excavation, which included the Jiangwu city in Cixian county, Baijiacun village, Jiangou, Guitai, Zhaowangcheng in Handan, Zhao kiln in Wu'an, Taikou of Yongnian, Caoyanzhuang, Nandaguo, Jiacun village, Yinguocun village, Dongxianxian, Xiguanwai, Nandawang and Dongdong village in Xingtai, Tomb of Zhang'er in Shijiazhuang, Han Tombs in Dingzhou, Gao's cemetery in Jing county, Xiude temple in Quyang, Song Tombs of Shizhuang village in Jingxing, and those findings helped people get a basic knowledge about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and value of these underground cultural relics in Hebei. Some findings and excavations made an important effect across the whole nation. For instance, the findings of Jiangou and Guitai provided important information for us study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hang people. Sites of Caoyanzhuang, Nandaguo, Jiacun village, Yinguocun village, Dongxianxian, Xiguanwai, Nandawang and Dongdong village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udying Zuyi, the 14<sup>th</sup> king of Shang dynasty, moving to Xing, and Xing's history and culture of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fluence greatly in China.

In 1970s, the archaeologists found the famous Cishan Ruins in Wu'an, which provides us important materials to know the production, living and society of our ancestors in the Central Plains area lived 7,000 to 9,000 years ago, and which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udy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ry farming in China. And at the same time, some well-known sites were found, such as the Shang Dynasty Ruins in Taixi of Gaocheng, the King's Tomb of Zhongshan Country in Warring States, the Tomb of the Zhongshan King under the Han Dynasty in Mancheng, Remains of Secondary Capital of Yan, Site of the Lingshou State Capital in Zhongshan, Sanguan Ruins in Weixian county, the Western Zhou Tombs in Xizhang village in Yuanshi, the Tomb of Li Xizong in Nanxingguo village in Zhanhuang and the Tomb of Cui Ang in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550-577) in Pingshan, etc.. The King's Tomb of Zhongshan Country in Warring State and the Tomb of the Zhongshan King under the Han Dynasty in Mancheng is one of the 100 major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20<sup>th</sup> century in China. Lots of unearthed cultural relics reveal the high production technology and the handicraft level. The unearthing of mysterious King's Tomb of Zhongshan Country provides us lots of exquisite cultural relics. And the excavation of Tombs of Zhongshan Prince Jingwang under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and his wife, Douguan, in Lingshan Mountain in Mancheng, unearthed superb jade clothes sewn with gold wire and changxin palace lamp, etc., which reveals the ex-

tensive and profound Han civilization, and is of important value to study Han history and culture. These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nd research once made a great impact across the whole nation, and contributed to the progress of Hebei archeological work.

Since 1980s, the archeological work in Hebei has been developing by leaps and bounds. Nihewan-becken in the Palaeolithic Age achieved breakthrough. Our archaeologists unearthed the Nanzhuangtou Ruins, Neolithic Sites in Shibeikou in Yongnian and Xizhai, Yabazhuang Site, Ruin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of Qin in Beidaihe River, and Painted Tombs at Wanzhang, etc..

From 1990s,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the focus of archeological work shif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ultural relics during the capital construction. And during this period, lots of important sites and tombs were found and plenty of elegant and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were unearthed, such as the Site of Beifudi, Tombs in Neolithic Age at Jiangjialiang in Yangyuan, Nanxiaowang Ruins in Xingtai, Site of Gejiazhuang village, Site of Dongxianxian, Shang Tombs at Beizhuangzi in Dingzhou, Tomb of King Changshan at Gaozhuang village in Luquan, Yecheng city Ruins, Tomb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t Cixian County, Tomb of Wang Chuzhi in Quyang, Liao Tombs in Xuanhua, Jingxing Kiln, Tomb of Shi Tianze at Houtaibao in Shijiazhuang, Remains of Middle Capital of Yuan and Site of the Dressing Hall, etc.. All those provide a fund of object materials for 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research. Some of these findings were judged the top ten discoverie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at year, such as Ruins of the Imperial Palace of Qin in Beidaihe River, Liao Tombs in Xuanhua, Shang Tombs at Beizhuangzi in Dingzhou, Remains of Middle Capital of Yuan, Site of Yujiagou in Nihewan-becken, Beifudi and Tomb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t Cixian County.

The above-mentioned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are just pa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gains in Hebei since 1960s, but they epitomize the fruits achieved by several generations of archaeologists with their joint efforts under the care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arty and country's archaeological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These findings reflect the great achievement obtained by Hebei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and also show the important position Hebei's archaeological work takes in China's archaeology.

### 3

At The 17th Party Congress,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have been put forward, and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now faces new challeng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Hebei occupies a special geographical position in the cultural regional system of China's archaeology by connecting the Central Plains with

the northern area. It's the frontier at where the culture of south and north mutually melt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search on the 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diverse integral structure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s for the young archaeologists of Hebei, they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is advantage, give more attention to the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and bring a new breakthrough to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and research in Hebei.

To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values and academic research consciousness is the premise of deepening the academic research, and to strengthen the external coopera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and research projects is the catalyst for improving the overall research level and strength. So, to deal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the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 must be firmly implanted in mind, and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given to th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 apply of the modern technological method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and preserv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y content of archaeological work,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academic organization both home and abroad should be strengthened.

History never stops its step, so does the human society. Nowadays, the modern technology changes rapidly, thus we must keep abreast of the times, seize the opportunity and blaze new trails in a pioneering spirit. Only by doing so can we improve the archaeological work in Hebei Province.

To welcome the 6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ebe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compiled the book, "The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Findings in Hebei", to show the archaeological gains achieved by several generations of archaeologists as well as to encourage the young archaeologists to carry forward the fine tradition, enforce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to preserve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egacy and to preserve, research and utilize our country's splendid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legacy more consciously.

ZHANG Lifang

2009.11.6